

寶應縣黨史資料

3
1982

宝应县党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宝应县党史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二,十一,



↑第一次行政会议人员合影(一九四五年于宝应县城)
前排左起：王家骥、樊长富、张贻、孙钧英、周兴、
后排左起：王桂茂、刘顺昌、薛涵川、祝一建、李志
怡、李伯英、夏存宜、范长生



↑一九四五年收复宝应县城后参加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妇女同志合影

前排：丁维。 二排左起：王瑞芬、江季缙、戴昭、顾毅。 三排左起：朱静、杨健、张蓝青、苏逸敏(杨琪华)、袁勤芳。 四排左起：姚翔、赵亚能、卓萍、谢惠珍、钱江澜。

寶應縣射南區第一屆刀會幹部受訓證明書

茲有杜唐忠係本區西溪鄉三保官歷任現年廿九歲參
予本屆訓練在受訓期間成績優良品格純正經審查合
格特此証明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區警務委員會：長 楊成林

兼 副 會 長 穆 補

目 录

关于开辟临北地区的一些情况·····	王 雄 (1)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宝应地下党的概况·····	刘夜烽 (13)
临北地区建党工作和反“清剿”斗争的情况·····	苏逸敏 (21)
在宝应县山阳区一些革命斗争情况的回忆·····	汪石川 (23)
反扬昉战斗的经过·····	吴子平 (26)
统战政策在宝应地区的一大胜利 ——争取了冯立生带动了一大批·····	何家洪 (28)
开辟射阳区的一些斗争情况的回忆·····	苏逸敏 (32)
常姜乡封建迷信刀会是怎样演变为抗日民主政府 领导下的联防队的·····	吴子平 (35)
望直港围点打援这一仗打得好·····	马 平 (37)
在刘堡区坚持斗争的点滴情况回忆 (1946年冬至1948年春)·····	吴子平 (40)
王家墩突围战斗·····	吴作文 钱美荣 (44)
我军收复运河线上宝应县城·····	(47)

关于开辟临北地区的一些情况

王 维

临北地区，是指从临泽到界首这条公路以北，界首到汜水这一段运河线以东，沙沟以西，王通河以南这样一块地方，东西约卅五华里，南北约卅华里。按照县界，这块地方分属于高邮五区和宝应二区。

这块地方虽小，但很重要，它是当时我新四军在苏北和江淮地区的结合部，是新四军一师、三师、二师乃至四师的联结点。

陈毅同志率部挺进长江以北，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在黄桥决战中粉碎了韩德勤、李守维的进攻，使苏北顽固派力量大为削弱。黄克诚同志奉党中央命令，从华北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支援，于盐城以南，东台以北和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师。这样，在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东段）以南，黄海以西，运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苏中、苏北两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一师和三师就转战在这两个地区。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南，津浦铁路东西两侧，罗炳辉同志统率的新四军第二师，建立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紧靠二师，新四军第四师长彭雪枫同志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以后，在淮河以北，津浦路两边，建立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就在这四个战略区的中间，有一个狭长地带还没有开辟，这就是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江都地区早在四〇年秋黄桥决战以前就有我军活动，高邮、宝应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在活动，但都没有建立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我们党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苏

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战略区都比较巩固了的大好形势下，开辟江、高、宝地区为根据地，打通上述四个地区的联系，缩小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就成为当时坚持华中抗日的一个重要任务。

先播下红色的种子

一九四一年秋，新四军第六师长谭震林同志指挥六师十八旅江渭清部，在苏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和苏（州）、太（仓）地区反对日伪的“清乡”战斗以后，撤退到江北如皋地区休整。四一年十一月，六师十八旅奉新四军军部令，担负开辟江、高、宝地区的任务。这时，旅部移驻江都县境，五十四团用“挺进支队”的名义，开进高邮县境，并由团长吴彪（即吴咏湘）同志带五十四团一营挺进到临界公路以北，打击敌伪，掩护地方工作人员（当时到地方工作的叫民运工作同志）进行打鬼子，保家乡的宣传和发动群众等工作。在此以前不久，新四军高、宝支队曾到临北地区活动过，五十四团政委刘飞同志也曾率部到过这个地区活动过。邵哲同志作为随军的地方工作同志还曾和地下党员夏雨同志取得联系，但部队进驻后不久又走了，我记得是在四一年十一月下旬。

在我们开辟之前，临北地区是日伪的模范伪化区。四周的日伪据点林立，水陆交通线都被敌人控制。那时，不但临泽和界首都是驻有日本鬼子重要据点，而在这两个据点中间的王家营，也筑有炮楼等巩固工事，运河沿线，从界首到汜水一带，敌伪的封锁更为严密，沙沟、柳堡头是一片水网地带，沙沟的敌人经常派出汽艇在湖荡里游弋，封锁水面。更为复杂的是北面，在苏北摩擦中被打败了的韩德勤残部盘踞在曹甸一带，并指派他的一部分部队投降日寇，搞什么“曲线救国”，蹲在王通河

一线妄图用蒋日伪合流的办法来阻止新四军在这一带的开辟活动。四周是敌、伪、顽，当中是伪化区，乡和保都建立了伪政权，还普遍组织起迷信色彩很浓的大刀会、小刀会。而控制刀会的是地方实力派，这些地主豪绅大都和日伪通气。广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生活在日伪统治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听说新四军来，有些人还亲眼看见过新四军。新四军坚决抗日，对人民秋毫无犯，在群众中已有很好的影响，人们热切希望新四军能到自己家乡来领导人民打鬼子、保家乡。

由于敌强我弱，地方狭小，又处于我军开辟江、高、宝地区的最北面，孤军深入敌后，我军当时采取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临北，只讲建立同情区，不提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口号。在武装支持和掩护下，对上层（包括地主、豪绅和伪乡长等），开展统战和争取工作，在上层人物不公开反对的情况下，着重做发动群众、包括争取刀会下层成员的工作。由于政策正确，工作深入，先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摧毁了伪乡、保政权，建立了县（行署）、区、乡、村的抗日政权，组织了抗日自卫武装，把这个模范伪化区，改造成为一个抗日根据地。

四一年十一月下旬，吴彪同志带领一营部队（实际只有两个连，因为经历了苏南“反清乡”战斗和长途转移，部队不满员），在一个拂晓打下王家营这个据点以后进入临北的。那次战斗约进行了两小时左右，当我们随军越过临界公路的时候，天已大亮。进入临北的第一个落脚点是郭氏桥附近的徐家老庄。我记得营部就住在伪乡长徐震之家里。当日傍晚部队转移，我负责的一个工作组六个同志——苏逸敏（杨琪华）、孙也坪、陈展之、程敏、张元薇和我，就由刘烈人同志当面介绍给徐震之。为了隐蔽身分，刘烈人同志说我是交通站站长，另外两个男同志是送信的交通员，苏逸敏等三个女同志是护士，因为没有伤病

员，暂和交通站一道活动，和我们一起随军进入临北的另外两个组，当天随军转移。如果说，由部队带到临北的民运工作人员可以比作“火种”的话，那么，我们这六个人则可以说是第一批播下来的“火种”了。

搞统战立足生根

开辟临北地区的武装力量是五十四团一营（后调为三营），开辟临北地区的地方工作人员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战地服务团临北工作队。当时，刘烈人同志是十八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兼服务团团长，因为临北地区斗争复杂，他亲自带这个工作队北进。工作队队长胡明，党支部书记苏逸敏。胡明是队里的大姐姐，她当时大约廿五、六岁，我在队里不数老二就算老三，算是年纪大的了，多大？廿二岁。苏逸敏居中十九岁，象孙也坪、陈展之、程敏、冷克这些同志，算是小的，只有十六、七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一群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和黄毛丫头。就是这群“小字辈”，在党的领导下，在部队的支持下，在刘烈人同志亲自带领和帮助下，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我们刚进临北的时候，在工作方法上是运用统战政策精神，先采取择善而交的办法，凡是愿意抗日的人，我们都和他交朋友，先求得站住脚。当时刀会的口号是：“三不打”，即一不打皇军，二不打中央军，三不打新四军。我们问他们组织刀会干什么？说是“打土匪、保家乡”。我们接过他们的口号加以改造，把“三不打”改为“两不打”、一要打。即：不打新四军，不抗日的中央军，打鬼子，保家乡。我们说：鬼子是外国人，他们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怎么能不打呢？中央军抗日的，不能打，不抗日，投降鬼子当伪军的，是汉奸卖国贼，不能不打；新四军抗战最坚决，爱护老百姓，非

但不能打，还要帮助新四军打鬼子，才能保家乡。我们把这些道理结合具体事例向群众宣传，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当时我们这个组的活动地区是从郭氏桥到夏集这一带。这里的刀会组织较多，会堂里经常有道徒在吃符、练功，按照他们的规矩，妇女不能进香堂，我们从事地方工作的是女同志多，除了用家庭访问，白天约刀会成员出来说话，进行个别的宣传教育外，我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刀会的规定，女同志是从来不进刀会堂子的，主要是通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做工作。我们发现一个名叫陈士裕的中年人，是从上海回乡的工人，他见过世面，胆子比较大，先和他交上朋友，帮助他提高觉悟，然后通过他去争取刀会群众，收效比较快，不久发展他入党，由他把刀会中年轻力壮又有抗日要求的青年拉出来，成立抗日自卫队，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我们在土塘沟一带采取类似的办法，先发展杨化龙为党员。再通过他去做刀会成员的工作，也收到了好的效果。不到半年，由我们这个组织起来的自卫队就有五十多人。

争取上层也很重要。我们当时主要争取对象是郭桥乡伪乡长徐震之。他是地主，大学毕业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又是伪乡长。从刘烈人同志把我们介绍给他以后，我们紧紧抓住他不放。部队转移当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就住在他家里，他安排我们住在他家旁边的一个小庄子上。这个小庄子和他家的大庄子仅隔一条小河，是徐震之家的粮仓所在地，我们就住在粮仓里。第二天早饭后，徐震之亲自到我们住地来看望我们，我向他宣传抗日道理，希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正说着，伪乡丁来报告，说“皇军”到了郭氏桥。徐震之朝我看，他看我神色并不惊慌，他以探询的眼光看我持什么态度。我对他说，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应付鬼子，但你心中要有数，昨天进来的新

四军没有走，他一面点头哈腰称是，一面交待看仓库的老汉带我们避一避。因为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离郭氏桥只有二、三里，不大安全，如被鬼子发现，他对鬼子、对新四军都不好交待。我们刚到这个地方，人地生疏，与其自己乱闯，不如跟着这个老汉转移。我们边走边和老汉谈话，向他宣传抗日道理，他年纪虽然大了，但还能领会。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祠堂里，让我们蹲在里面不出去，他自己出去探听动静。我们在那里向可以接触到的人打听鬼子的动静，一面自己买面条做中饭吃。我们组的陈展之和苏逸敏，年幼时接触过苏北人，会讲一些苏北话，这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不然，离开带领的老汉以后，我们就寸步难行了。不知什么缘故，老汉一去不回来，等到太阳西斜，老百姓说鬼子退了，我们就自己摸着路再去找徐震之。傍晚到他家里，他也不能拒不接待。因为刘烈人同志关照过他的。要他对我们六个人的安全负责。我们也体谅他的处境，没有因为他去欢迎“皇军”而责难他。这样，我们开始交上朋友，以后我们每隔几天就去和他拉拉呱，有时就吃住在他家里。刘烈人同志也做他的工作，慢慢地使这个伪乡长变为两面派的乡长，又是帮我们办事的乡长，到四二年六月我们正式成立湖东行署时，徐震之就成了我们临泽区所属的郭桥乡抗日政权的乡长。从这段时间来看，我们对他的争取是成功的。这也证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比正确的。

争取农村知识分子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雍有美，一个是芦恒(这个名字记不清)，姓芦是肯定的了。雍有美是小塘河的一个小学教师，我们进入临北不久就和他交上了朋友，彼此谈得比较投机，经过了解，当地的群众对他的印象也比较好。我们除了和他谈话，交换意见以外，还借进步书籍给他看看(当时，革命的书 籍 是 宝 贵

的，我们组的几本书，都是苏逸敏等同志在苏南反“清乡”斗争中，冒着很大危险，长途转移带来苏北的），要他通过他的社会关系了解沙沟一带的敌伪情况，由他去向熟悉的人（包括他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亲友等）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因为他是教师，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他讲的话，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们就在四二年清明节前吸收他入党。

芦恒也是农村知识分子兼小店主，家住赵家河。芦在家里开小杂货店。我们和他交往得比较投机，他为人正直，同情和支持我们抗日主张。记得这一年的春节时候我们临北工作队全体同志也都集中到部队来，部队买了猪和鱼，大家还排了一些小节目，准备欢度春节，就在除夕晚上八点多钟左右，突然接到情报，说汜水敌人做了大量馒头，准备下乡来“扫荡”，为了避免损失，部队马上决定先跳到临南地区，工作队同志也跟着走。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决定我和孙也坪（也可能是陈展之）继续留在临北。部队说走就走，这个庄上住过部队，有了目标，部队走后我们两人也要移动，除夕之夜，老百姓家都已关了门，到什么地方去借住呢？我们两人商量一下，到平时不大住部队的芦恒家去借住。夜深了我们摸黑走到芦恒家门外，只见他家门前景地上添了许多白色的石灰印，门已经关了。按照群众的风俗，放过“关门炮”，夜间是不开门的，要到大年初一早晨，放过“开门炮”以后才开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叫门，叫了没几声，门就开了，芦恒一见是我们，便笑着让我们进门，我们如实地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到他家里来，他听了并不害怕，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过年。因此，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就在芦恒家过的。后因我们经常移动，和他接触的机会少，如果继续做他工作，照当时标准，我是会介绍他入党的。

打 响 第 一 枪

日本鬼子是不会让我们在�他的模范伪化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除了上面讲的当我军进入临北地区的第二天鬼子就出来“扫荡”，作为对我军攻打王家营据点的报复，那次他扑了空，没有找到新四军。大约过了个把月，在四二年元旦前后，日伪军又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规模比上一次大的“扫荡”。这次是临泽、界首和汜水的敌伪一起行动，向郭氏桥、夏集、赵河一带合击。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群众和争取刀会的工作，在这次反“扫荡”中芝麻塌、土塘沟和赵河这几个地方的刀会，在我地方工作同志和刀会中积极分子带领下，开枪打了鬼子，虽然没有打死、打伤多少鬼子，但打响了抗日群众武装抗敌的第一枪，意义是很大的。

几处刀会在我们鼓动下答应打鬼子，他们就要求新四军帮助他们一起打。一次，鬼子要来“扫荡”，我们已得到情报，也有所准备。反“扫荡”前夕，我和苏逸敏都住在芝麻塌陈士裕家里，他的老婆陈大嫂，在上海帮过工，对我们态度热情，支持他丈夫抗日。陈士裕态度坚决，决心带刀会打鬼子。芝麻塌离王营只七、八华里，敌人从王营下来到郭氏桥，要经芝麻塌东西大路走，在这条大路西边，有一条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地形隔河开枪打鬼子。那天拂晓，刀会集中了二、三十个人，有几支旧步枪，绝大部分是拿大刀。我们三个人（苏逸敏、陈士裕和我）商量好，由陈士裕指挥刀会打，苏逸敏帮助陈士裕指挥，由我去找主力部队来支援。我踏着晨雾去找部队，因为斗争环境紧张，部队差不多每天都要转移住地，有时一夜要转移两次。我只知道主力部队转移到夏集以东的小村上，但不知道确切住地。我急步前进，刚过郭氏桥折向东，就听

到背后芝麻隔方向有枪声响，先是步枪声，紧接着是鬼子的机枪声和小钢炮的轰鸣。我知道芝麻隔刀会开枪了，心里高兴，但又担心，怕他们吃亏。我加快脚步向东，在几条水沟中间的一个小庄上找到了部队，刘烈人同志随军行动，我向刘烈人同志汇报，芝麻隔刀会已经开枪打鬼子，要求部队支援。刘烈人同志马上请一营营长高志祥同志来商量，高营长开始不肯出兵，理由是敌人刚来“扫荡”，正在找我们的部队，这时我们不能暴露目标，现在又是白天，如果我们部队出击，引起敌人几路合围，那我们就会遭到更大损失。我和邵哲同志说刀会打鬼子了，我们新四军不打，政治影响很不好，以后不好做工作。对部队刚来，敌情不熟悉，容易遭受敌人合击等问题我们考虑较少，现在看来实际上是片面的群众观念。当时刘烈人同志也受了我们的影响，说服高营长要立即出击，高还是忧虑。最后刘烈人同志说：我代表团党委决定要出击。这时，高营长直抽着旱烟，闷声不响。不管我们和刘烈人同志怎么说，他总是不着声。高志祥同志虽然只有廿五、六岁，但到底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锻炼的，他很冷静地分析形势，不受不懂军事的同志的鼓动。最后，决定在敌人退回据点的时候，派部队出击。这样，敌人顶多向我们回击几枪，不会和我们恋战，即使鬼子遭我阻击，但又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兵力，达到既打了鬼子，又扩大了在群众中新四军敢打鬼子的政治影响。经过高营长这样分析，老刘和我们都同意。

部队出击后，我就离开部队回郭氏桥，天黑时先到土塘沟探望孙也坪，他一见我就哭了。他不是害怕，而是伤心，因为他工作的村子里刀会被鬼子打死了两个人，还有几户人家的房子被鬼子放火烧了。我安慰他，并由他陪我去到受损失的群众家去慰问，我鼓励孙也坪同志在原地坚持，做好以后工作，我就

赶回芝麻碛去看望苏逸敏和陈士裕。到了陈家，知道鬼子没有过河来，枪是刀会先打的，刀会只负伤了一个人，别无损失。

保卫群众利益 发展武装力量

工作组随部队进入临北地区时，为了不加重群众负担，我们不向地方征收粮税，用自己带来的银元向群众购买粮食和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为了动员群众抗日，不但不增加他们的负担，还要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我记得第一个减轻群众负担的工作是发动群众抗缴伪政权的捐税。这个工作开始于四二年三、四月份。我们不是普遍号召抗捐抗税，而是从我们活动的中心地方开始，由小到大，逐步扩展的。开始是在土塘沟一带的二、三保范围内发动的，首先由我们找伪保长谈话，告诉他这里已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不能再向鬼子交粮、交税，他们也不能再为日伪催收捐税，如果据点派人下来，新四军又无人在这里，要他们先避开，伪保长也同意这样办。我们又按保分头召开群众会，宣传这里是抗日地区，不能再给日伪缴捐税。不交捐税，减轻负担，群众当然欢迎，但也担心是不是抗得了。有的人坚决，有的人观望，但没有反对的。伪保长不收不交捐税，伪乡长也眼观鼻闭，据点里派人来催，我们就警告派来的人，这里已是抗日地区，不准他再来活动。第一次你不懂，来了，我们不办你，下次再敢来，就对你不客气。就这么一抗，这几个保的抗捐抗税就“抗”成功了。于是我们就乘胜扩大战果，从几个保到郭桥乡所有廿一保，都不再缴日伪的捐税了。

帮助群众减轻负担，提高了他们抗日的信心和热情，增强了他们对新四军、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之情，也进一步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发展武装力量，抗日保家乡的信心。广大革命

人民通过革命的实践教育，我们又通过滚雪球的办法，叫先参加武装自卫队的同志动员他熟悉和要好的朋友，继续参加自卫队，逐步扩大武装组织，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在我们工作队工作的地方，先后组织起四个抗日自卫队组织，到四二年六、七月间，上级决定把这四个队合并成为宝应警卫大队，共有一百七、八十人，主力部队打据点的时候，也能担负一个方面的阻击任务。到这一年的八月底前后，领导上决定把警卫大队上升到主力部队，改编为五十四团第三营第八连。因为大队人数比较多，除编了连外，还抽出十几人编为营部警卫班。部队上升主力后，我这个旅报编辑下来做民运工作的人，不能再胜任主力部队的连政指了，上级另派一个同志来接任指导员工作，我调团部任宣传干事，邵哲同志留任副指导员。

在斗争实践中成长

我们工作队的十八个同志，年纪大的仅有二、三年从事抗战工作的经历，年纪轻的才一、二年，有的同志则是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时候，刚从家乡脱离生产，随军北撤的，对于怎样开辟根据地，特别是开辟同情区，是没有多少经验的。我们所以能做点工作，而且做得有些成绩，全是靠党的领导，靠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军事斗争这三大法宝而得来的，具体的来说，是靠刘烈人同志的帮助和培养。刚到临北的时候，可以说他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工作。他差不多每星期要召集我们全体同志开一次会，先由我们各人汇报工作，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出来请求解答。然后他引导我们进行讨论，当大家回答不了的时候，他再讲他的意见，常常是经他一指点，我们就豁然开朗，有了办法。这样每集合一次、汇报一次，总结一次，我们就提高一步。